



裕固族传统民歌东西部《十二生肖》 美学特征分析

李文君¹, 郭永基²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2. 韩国湖南大学, 光州 广
城市 62399)

摘要: 2019年7月27日, 由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黄金中教授和何丽君教授联合开展的国家艺术基金《裕固族民歌表演人才培养》项目在成都成功举行。笔者作为24名培训学员中的一员颇感荣幸, 在长达55天的集中培训过程中, 深受裕固族历史文化的熏陶, 对东西部裕固族民歌有了一定的见解。接下来, 本文将着重分析两首裕固族原生态民歌《十二生肖(东)》和《十二生肖(西)》, 运用比较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 来分析这两首作品的美学特征, 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为裕固族民歌的繁荣和发展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关键词: 裕固族民歌; 十二生肖; 美学特征

收稿时间: 2026年3月27日

中图分类号: J607

通讯作者: 李文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An 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Versions of Twelve Zodiac Signs, a Traditional Yugur Folk Song

Li Wen jun¹, Guo Yongji²

(1.Karamay Campu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Karamay, Xinjiang 834000, China,
2.Honam University, Korea Gwangju Metropolitan City 62399, Korea)

Abstract: On July 27, 2019, the National Art Fund project Talent Training for Yugur Folk Song Performance, co-organized by Professor Huang Jinzhong and Professor He Lijun from the School of Music,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Chengdu. As one of the 24 trainees, the author feels greatly honored. During the 55-day intensive training,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Yugur people, the author has formed certain insights into the folk songs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Yugur groups.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wo original ecological Yugur folk songs: Twelve Zodiac Signs (Eastern Version) and Twelve Zodiac Signs (Western Version). By adopting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it examine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works.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e author intends to contribute modestly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Yugur folk songs.

Keywords: Yugur folk songs; Twelve Zodiac Sign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裕固族是我国一个具有古老文化和悠久历史的一个民族, 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至9

世纪中叶居住在今天蒙古色楞格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1]。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裕



固族人已经发展到了14378人,主要分布在我国地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家乡,也就是今天的祁连山北麓和河西走廊的中段。根据历史记载,裕固族它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因此时至今日,肃南县大部分裕固族仍然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而黄泥堡现在则以农业生产为主顺带兼营畜牧业。裕固族作为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它的民歌种类繁多,曲式多样,在本民族历史文

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裕固族民歌简述

由于种种历史因素和语言差异,裕固族被分为了东部裕固族和西部裕固族,在东部裕固语中民歌被称为“霍琛顿”(就是古老的民歌的意思)或者蒙古尔顿(就是蒙古歌的意思);而在西部裕固语中演唱的民歌被称为“耶尔”或者“尧熬尔那尔”。根据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的歌曲,如表1所示。

表1 裕固族歌曲类型分类

歌曲类型	特点	代表作品
1、仪式歌	在特定场合时演唱的歌曲,包括歌唱或诵说两部分,其歌唱部分主要为婚礼仪式歌曲。	《哭嫁歌》、《银鬃马》 “剪鬃毛颂词”。
2、劳动歌	在劳动场合演唱的歌曲。	《割草歌》、《学步歌》
3、叙事民歌	叙事为主,抒情为辅的歌曲	《说着唱着才知道》、《赛维力》
4、情歌	东部民歌中极少有直抒胸臆地表达男女之间爱情的歌曲,对恋人的爱慕和思念往往是从一匹骏马开始的。相比于东部的含蓄,西部民歌中爱情的歌曲就要直接得多。	《我们俩走过的路》
5、牧歌	放牧时演唱的歌曲	《太阳和月亮》、《裕固族姑娘就是我》
6、小调	是裕固族人在与汉人杂居的过程中产生的民歌,裕固族人简称“小曲子”,是以本民族语言演唱的原生态民歌。	《兔子之歌》、《鸟儿娶亲》、《十二生肖》(东)、《十二生肖》(西)

裕固族东西部民歌《十二生肖》是裕固族本民族创造的原生态歌曲,属于上述民歌中的小调范畴,是裕固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习俗和人文环境下结出的智慧果实^[2]。由于东部和西部语言的差异、音乐风格的不同,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两首风格迥异的《十二生肖》。笔者将通过分析这两首民歌的歌词内容、演唱特点、曲谱资料,来着重阐述两者所表现的美学特征。

二、东西部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民俗审美特征

(一) 二者共同的民俗审美特征

1. 生产生活与民俗仪式的深度绑定,凸显实用审美。

东西部裕固族民歌均与游牧生产、日常生活及民俗仪式紧密结合,每种民歌都有明确的实用场景和社会功能,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高度统一,这是其最核心的民俗审美特质。无论是放牧、奶幼畜、擀毡等生产活动,还是婚礼、丧葬、敬神等民俗仪式,都有专属民歌适配,歌声成为裕固族人民表达情感、协调动作、传承习俗的重要载体。

2. 五声音阶为基础,结构简洁的音乐审美。

东西部民歌均以五声音阶为核心,大多采用

两个乐句构成的单乐段,歌词多为四句一段或两句一段,以押尾韵为主,部分押头韵、腰韵,格律多以七八个音节或十一二个音节为一句,与古代突厥语民歌的格律特征高度契合,呈现出简洁、质朴、朗朗上口的音乐审美^[3]。

3. 历史记忆的口头传承,承载民族文化审美。

因裕固族本民族文字失传,民歌成为传承民族历史、迁徙记忆和文化精神的核心载体,歌词中蕴含着裕固族先民的迁徙历程、民族遭遇、英雄事迹,兼具历史叙事性与文化传承性,审美内涵与民族身份认同深度绑定。

(二) 东部裕固族民歌的专属民俗审美特征

1. 气质粗犷奔放,贴合草原游牧的豪迈审美。

东部裕固族民歌受蒙古族民歌影响较深,音调接近蒙古族民歌,整体气质粗犷、奔放,充满草原游牧民族的豪迈之情,歌词多展现草原、骏马、牧人等意象,传递出裕固族人民豪爽、热情的民族性格,旋律开阔、情绪热烈。

2. 节奏遵循前长后短,旋律呈低—高一低走向。

东部民歌多采用五度、四度调式框架,以相距八度的两个属音为旋律支柱,节奏划分遵循前



长后短的原则,常用细分弱拍、强拍延长的节奏型;旋律多呈低—高一低的波浪形走向,与东部裕固语的语调特点高度契合,形成独特的韵律美感。

3. 短调侧重劳动协同,凸显集体审美。

东部短调民歌以擗毡歌、学步歌等为代表,其中擗毡歌是擗毡时齐唱的劳动号子,以数字作歌词,用于统一劳动动作,曲调短小、节奏鲜明,常作即兴发挥,既体现了劳动的协作性,也传递出集体劳动的欢乐情绪,凸显集体民俗审美。

(三) 西部裕固族民歌的专属民俗审美特征

1. 气质平和深沉,延续古代回鹘民歌传统。

西部裕固族民歌更多继承了古代回鹘民歌的传统,整体气质平和、深沉,旋律悠扬舒缓,歌词多蕴含对生活的细腻感悟、对自然的敬畏,相较于东部民歌的豪迈,更显温婉内敛,传递出裕固族人民质朴、内敛的民俗情怀。

2. 节奏多前短后长,旋律有明确核心引子。

西部民歌同样采用四度、五度调式框架,以相距八度的两个主音为旋律支柱,因语言重音特点,常用前短后长的节奏型,细分强拍、弱拍延长;“耶尔”类民歌(长调)曲首常有吆喝性的短小引子,作为全曲音调的核心,旋律进行多为低—高一低波浪形或高音区下降后再起伏,形成独特的音乐韵律。

3. 长调侧重叙事与抒情,短调贴合生活场景。

西部民歌分为长调(“耶尔”)和短调(“非耶尔”),长调包括叙事歌、牧歌、风俗歌等,其中叙事歌(如《我们来自西至哈至》)歌词长大、曲调短小、反复演唱,旋律具有吟诵性,侧重传递历史记忆和民俗情感;短调包括奶幼畜歌、催眠歌等,曲调流畅、节奏规整,演唱时常配合身体动作,贴合奶幼畜、哄幼儿等日常场景,凸显生活气息。

(四)《十二生肖(东)》和《十二生肖(西)》的民俗审美特征

民俗审美涉及的类型很多,我们所谈到的这两首裕固族民歌就属于文艺民俗的范畴,它是当地居民为创作主体的原生态民俗审美方式,它们都是当地居民的理想和生活为主要的表达内容,是一种以让心情愉悦为主的具有真善美的民俗审美模式^[4]。简而言之,这两首作品虽然是以我们中国的十二生肖为创作主体,但是又融入了后期

作曲家的和声创作与审美情感,从而使它对民俗审美样式进行了二度创作。

1.《十二生肖(东)》的民俗审美特征

裕固族东部《十二生肖》民歌的民俗审美特征,深深植根于东部裕固族的游牧生活与民俗传统,融合了蒙古部落文化印记与本土游牧文明,以粗犷质朴、贴近生活的审美表达,成为东部裕固族民俗文化的鲜活载体,核心体现在民俗场景适配、文化意象投射与民族性格彰显三个维度。

其一,民俗场景的适配性审美,凸显节庆与礼仪的仪式感。东部《十二生肖》民歌多在婚礼、节庆、剃头礼等喜庆场合演唱,常以独唱、合唱或对唱的形式呈现,与民俗仪式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营造出热烈欢快的氛围,成为民俗仪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剃头礼作为裕固族人生首个重要礼仪,通常在孩子出生后度过三个生肖周期时举行,此时演唱《十二生肖》民歌,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或高僧引领,以歌曲为载体传递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祝福,使民歌成为民俗礼仪的情感纽带,彰显出“礼与乐”相融的审美特质,也体现了裕固族对生命成长的重视与敬畏。此外,在草原节庆聚会中,民歌的演唱的与游牧民族的欢歌起舞相伴,歌词中诙谐形象的语言的与欢快俏皮的曲调,贴合民众欢聚的心境,实现了民俗场景与审美表达的深度绑定。

其二,文化意象的具象化审美,承载游牧生活与自然崇拜。东部《十二生肖》民歌的歌词以直白陈述的方式,刻画了十二种动物的自然属性与生活特征,将游牧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意象与民俗信仰相结合,传递出“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理念。由于东部裕固族以游牧为生,骆驼成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民歌中还融入了“骆驼兼具十二生肖所有特征”的民间传说,既弥补了十二生肖中无骆驼的遗憾,也凸显了骆驼在东部裕固族民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动物意象成为游牧文化的具象化表达^[5]。同时,歌词中大量无实义衬词如“格鸟格鸟”的运用,虽无具体词义,却能烘托节庆氛围、强化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民俗语言审美,贴合游牧民族自由奔放的表达习惯。

其三,民族性格的投射性审美,彰显粗犷豪



放的民俗气质。东部裕固族多为十三、四世纪蒙古部落后裔，其民歌审美也延续了蒙古族民歌的粗犷特质，《十二生肖》的旋律线条多为驼峰型，配合2/4拍子使用，节奏富有动力性，切分音的运用与舞蹈重拍相契合，既体现了游牧民族纵马驰骋的豪迈气质，也投射出东部裕固族质朴热情、爽朗奔放的民族性格。这种审美特质与东部裕固族的游牧生活密不可分，牧人在草原上的呼唤性长音融入歌曲旋律，首尾长音、中间短音的节奏布局，既适应了草原的地域环境，也彰显了游牧民族顺应自然、豁达洒脱的民俗心态，使民歌成为民族性格与民俗文化的生动外化。

2.《十二生肖（西）》的民俗审美特征

裕固族西部《十二生肖》民歌的民俗审美特征，承载着古代回鹘民歌的文化基因，融合了西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双重特质，以温婉内敛、细腻深沉的审美表达，折射出西部裕固族的民俗生活与文化信仰，其核心体现在民俗功能的多样性、文化融合的包容性与信仰内涵的深刻性三个方面。

其一，民俗功能的多样性审美，覆盖生活与礼仪的全场景。西部《十二生肖》民歌的演唱场景更为广泛，既可以在婚礼、节庆等喜庆场合演唱，传递吉祥祝福，也可在放牧、奶幼畜等日常劳动场景中即兴演唱，成为牧民调节劳作节奏、抒发情感的载体。作为西部裕固族“耶尔”类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曲调悠扬开阔，节奏虽自由却大体规整，衬词多用“啦来老”，与牧歌的审美特质相契合，在放牧场景中演唱时，既能缓解牧民的孤寂，也能传递对牲畜兴旺、水草丰美的期许。此外，在西部裕固族的民俗仪式中，民歌还与宗教信仰相结合，演唱时的舒缓旋律与虔诚氛围，体现了民俗与宗教的共生，丰富了民歌的民俗审美功能。

其二，文化融合的包容性审美，彰显多元民俗文化印记。西部裕固族源于古代回鹘，其民歌在传承回鹘音乐传统的同时，吸收了藏族、汉族等周边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了兼具多元特质的民俗审美。《十二生肖》的旋律多采用二度、三度调式框架，以低—高一低的波浪形旋律线条为主，第2乐句多为第1乐句移低五度的变化重复，既保留了古代回鹘民歌的苍茫悠远，又融入了藏族民歌的舒展特质，体现了文化融合的审美包容性。

歌词文本则以细腻描摹的方式呈现十二生肖的特征，语言上采用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既保留了古老的语言词汇，又融入了游牧生活的细节描述，使民歌成为多元民俗文化交融的见证，彰显出“兼容并蓄”的民俗审美理念。

其三，信仰内涵的深刻性审美，承载民俗信仰与文化遗产。西部裕固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同时保留着“罕点格尔”的原始崇拜形式，这种信仰文化深刻融入《十二生肖》民歌的审美表达中。歌曲的旋律舒缓深沉，节奏布局贴合佛教“起承转合”的哲理，传递出“归于平淡”的生活理念，与西部裕固族内敛沉静的民俗心态相契合。此外，西部《十二生肖》民歌作为口口相传的非遗载体，承载着裕固族的民间传说与文化记忆，其歌词中蕴含的对生命的探索与理解，以及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既是西部裕固族民俗信仰的具象化表达，也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媒介。同时，民歌的即兴演唱特点，使牧民能够根据生活场景与情感变化灵活改编歌词，既保留了民俗审美内核，又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实现了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

裕固族民歌的民俗实用美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新娘出嫁时会演唱《哭嫁歌》、《戴头面》、劳动时会演唱《割草歌》、和客人喝酒时还会唱上热情的《敬酒歌》，而在过年和朋友们聚餐时便会齐声合唱《十二生肖》，由此看来，裕固族民歌是建立在本民族民俗活动和生活实用价值上的，是裕固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综上，裕固族东西部《十二生肖》民歌的民俗审美特征，虽因地域、文化渊源的差异呈现出粗犷与温婉的鲜明分野，但均以民俗场景为依托、以文化内涵为核心、以民族性格为灵魂，成为裕固族游牧文明与民俗文化的生动缩影，彰显了少数民族民歌“源于民俗、归于民俗”的审美本质，也为裕固族非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审美载体。

三、《十二生肖（东）》和《十二生肖（西）》的音乐审美特征

（一）歌词特点

根据历史记载，裕固族语言可以分为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属于蒙古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而西部裕固语属于突厥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他们没有本民族文字，一般都使用汉字，



少数在记录编撰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会运用到贴近本民族语言的国际音标。因此这两首歌曲在语言表达方面截然不同,根据笔者在这次活动中搜集整理掌握的翻译资料如下(仅前三段):

十二生肖(东)歌词:

1.“格鸟格鸟(模拟老鼠的声音),小老鼠它在那草原上吃草。十二生肖中的第一个我已经把它说对了。”

2.“说起牛呀遍地都有,世界上的人们都把它饲养。宝贵的牛呀就是它,十二生肖中的第二个。”

3.“住在悬崖下面时,身上长着黄花纹。离开悬崖下面后,身上变成黑花纹。十二生肖中的第三个是老虎”。

十二生肖(西)歌词:

1.“哎,黄色的,黄色的老鼠,黄老鼠在草地上吃草。黑色的,黑色的老鼠,黑老鼠在草地上吃草,了不起的老鼠。”

2.“哎,要说牛,家家户户都在养,牛身上有宝贝。挤的牛奶供人饮用,酥油可以点灯,牛也是了不起的动物。”

3.“哎,山顶上看着像黑色,山底下看着像黄色。黄羊、兔子等动物见了都吓跑了,老虎也是了不起的动物。”

根据杜亚雄老师和卓玛老师的译配和整理,我们可以发现东西部《十二生肖》在歌词表述上存在着些许不同,特别是在歌曲开头部分,西部《十二生肖》通常以衬词开头,用呼唤式的声腔进入歌曲主题,使整个歌曲绵延不绝;而东部《十二生肖》则不同,运用象声词来模拟动物的声音,使歌曲

更具有灵动性。总而言之,这两首歌曲在歌词表达方面都让人通俗易懂,符合本民族的演唱习惯。

(二) 旋律调式特点

裕固族民歌有长调和短调之分,长调音域十分宽阔自由,多用散板,经常有自由延长和节拍的增损。歌腔装饰较多,音调悠扬高亢,奔放热情,清丽婉转。大部分采用独唱的形式,大多无固定歌词,随意性较强,并且会随着不同的场合,由歌手即兴自编自唱,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而短调民歌,音域比较狭窄,节奏规整,曲调流畅,结构均衡,律动鲜明,演唱形式丰富多样,除了独唱外,还有对唱、齐唱的形式,词曲结合比较固定,经常是用歌舞的形式出现。

而根据如下图,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并且了解,东部《十二生肖》属于短调范畴,因为歌曲的结构均衡,节奏规整,而且律动性较强;而西部《十二生肖》则属于长调范畴,开头衬词部分的旋律悠扬,节奏自由,音调高亢。除此之外,西部《十二生肖》还善于运用装饰音,在第四小节和最后一小节分别运用了波音和倚音,增添了歌曲的色彩感和韵味。在调式分析方面,东部《十二生肖》是降E商调式,而西部《十二生肖》是降A羽调式;前者节奏方面以二八和小切分为主,而后者则以大附点和小附点为主,并且是以曲首音调贯穿全曲,使全曲主题性较为明显,如图1、图2所示所示。综上所述,裕固族民歌主要是以五声调式为主,旋律类型丰富多彩,音乐优美动听,让人沉醉其中。



图1 东部《十二生肖》五线谱



图2 西部《十二生肖》五线谱

(三) 演唱特点

两首曲目在演唱方式方面也略有不同，东部《十二生肖》经常是以载歌载舞的形式出现，大部分都是由齐唱和对唱的方式进行表演的，而西部《十二生肖》由于它的自由发挥性较多，所以大部分演唱场景中独唱的形式最为常见。

在演唱技巧与作品演绎方面，两首曲目虽都要求演唱者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与对作品的独特理解力，但因曲调性、音域及风格的差异，在演唱技巧的运用上各有侧重^[6]。东部《十二生肖》采用降E调创作，整体音域贴合人声自然音区，音高起伏平缓，没有过于极端的音程跳跃，这种调性设计既符合东部民歌质朴贴近生活的风格，也降低了演唱的音高难度，因此演唱者多采用以真声为基础的通俗唱法进行演绎。这种唱法无需复杂的发声技巧，音色自然醇厚，能够最大程度还原民歌的原生态质感，让歌曲的民谣风味更加浓烈醇厚，贴合东部裕固族质朴热情的民族气质，也让听众能够直观感受到游牧生活的质朴与鲜活。西部《十二生肖》则属于长调范畴，其调号为降A调，音域跨度较大，最高音已达到小字2组的降a，整体旋律高亢悠扬、舒展绵长，自带苍茫悠远的气质，这对演唱者的专业演唱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多采用美声唱法或民族唱法进行演绎。美声唱法的气息控制与共鸣技巧，能够支撑起长调高亢的音高与绵长的旋律，让高音部分饱满有力且不刺耳；民族唱法的润腔技巧，则能贴合西部民歌的细腻情感，让旋律更具韵味，精准传递出西部裕固族内敛深沉的情感特质。在演唱曲首的

衬词部分时，对演唱者的气息控制要求更为严苛，需保持气息流动松弛、绵长稳定，演唱过程中需主动代入肃南大草原的壮丽美景，将草原的辽阔、苍茫与静谧融入歌声之中，通过情景代入的方式，更好地把握歌曲的情感基调与艺术韵味，让衬词部分既具韵律感，又能传递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

在伴奏编排上，东部《十二生肖》以钢琴为主要伴奏织体，搭配长笛与小提琴进行辅助伴奏，形成了层次丰富且不失原生态韵味的伴奏效果。钢琴的伴奏节奏明快、和弦饱满，为歌曲奠定了欢快的基调，有效支撑起齐唱与对唱的演唱形式；长笛的音色清亮悠扬，穿插在旋律之中，为歌曲增添了灵动之感，仿佛草原上的清风，贴合游牧生活的自然意境；小提琴的音色柔和绵长，与钢琴伴奏相互呼应，丰富了歌曲的音色层次，让原本单调乏味的原生态民歌焕发出新的活力，既保留了民歌的民俗本色，又提升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7]。西部《十二生肖》的伴奏编排同样颇具匠心，与东部曲目形成鲜明对比，伴奏以小提琴和长笛为主，钢琴为辅，这种编排充分贴合长调的艺术特质与西部民歌的审美需求。长笛的清亮音色与长调的悠扬旋律高度契合，能够精准展现出西部草原的辽阔与苍茫，仿佛牧人的歌声在草原上回荡；小提琴的音色绵长醇厚，能够强化旋律的情感表达，让歌曲的抒情性更加突出，与演唱者的歌声相互映衬，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钢琴则以简洁的和弦伴奏作为辅助，不抢占主旋律的主导地位，仅起到支撑旋律、烘托氛围的作用，避免了伴奏过于繁杂而破坏长调的空灵与悠远。这种



精心的伴奏编排，充分体现了和声作曲人王学诗老师的匠心，既贴合西部《十二生肖》的长调风格与民俗内涵，又最大程度保留了民歌的原生态韵味，实现了艺术表现力与民俗本色的完美融合。

四、结语

裕固族民歌不仅聚集了几千年来裕固族人民的思想精髓，而且还客观的再现了裕固族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各时期的社会面貌，正如杜亚雄老师经过20年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他认为匈奴人是公元91年离开我国北方草原西迁的，所以裕固族民歌和匈牙利民歌之间的共同因素是在这一年以前形成的，这证明裕固族民歌的确是保存了古代民歌的特点，包括节奏形态、调式、音阶和音调方面的特点，曲式结构甚至是某些旋律都是古代丁零、敕勒的嫡传。因此，在现代美学视角下对裕固族民歌进行认真审视和再加工，摸索中华传统民歌中所囊括的美学价值和审美元素，并不断发扬光大，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子孙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 张爱民著. 裕固族民歌赏析与评述[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2] 贺卫光, 钟福祖著. 裕固族民俗文化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3] 杜亚雄. 裕固族民歌发展一例[J]. 音乐研究, 1983(02): 89-94.

[4] 杜亚雄, 卜锡文. 裕固族民歌简介[J]. 人民音乐, 1981(03): 41-43+32.

[5] 赵德利. 生命活动: 民俗审美的基质[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02): 18-22+82.

[6] 章永平. 论裕固族民歌的社会教育作用[J]. 人生与伴侣, 2023(08): 80-82.

[7] 妥丽珊. 裕固族民歌《萨娜玛珂》的音律曲调分析[J]. 西部文艺研究, 2022(03): 188-191.

作者简介: 李文君(1996-), 女, 汉族, 湖南长沙人, 博士,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音乐与人工智能; 郭永基(1996-), 男, 汉族, 山东潍坊人, 韩国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非遗、企业管理。